



南亭新著

望成名 講制藝 紳勗後進

卷三十二

書名 官場現形記六十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
印本光緒三十年再
版本

作者 李寶嘉 撰
卷數 二十卷
內容分類 小說 章回小說
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08
編號 D8698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9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官場現形記六十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印本光緒三十年再版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話說陝西同州府朝邑縣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個村莊這莊
內住的只有兩姓並無他族這莊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
二三十戶人家祖上世代務農到了姓趙的爺爺手裏居然請了
先生教他兒子攻書到他孫子忽然得中一名鬻門秀士鄉裏人
眼邊看見中了一場秀才竟是非司小可合莊的人都把他推戴起來
姓方的便漸漸的攻書這舉人姓王名仁因為上了年紀也就絕
了本心教授不上幾年居然造就出幾個人材有
的意進取到得一個盡心教授不上幾年居然造就出幾個人材有
的對首領

官場現形記卷之三十一終

官場現形記卷之三十二

南亭新著

寫保摺筵前親起草
謀釐局枕畔代求差

却說羊統領雖然喝退了龍占元祇因他憑空多事得罪了洋教習深怕洋教習前來理論因此心上狠不自在又加以田小辮子同烏額拉布兩個人吃醋打架弄得合席大眾興致索然於是無精打彩草草吃完各自回去第二天羊統領特地把田小辮子請來先埋怨他不該到制台面前上條陳弄得制台不高興又怪他不該同烏某人翻臉過天我替你倆和和事不然天天同在一官廳子上彼此見面不說話算個甚麼呢田小辮子畢竟是做過他的夥計吃過他的飯的聽了他的話心上雖然不服嘴裏不便說甚麼只好答應着又過了兩天羊統領見洋教習不來找他說甚麼於是纔把心上一塊石頭放下後來龍占元的本營營官又

上來回過羊統領求統領免其看管並且不要撤他差使當時又被羊統領着實說了他許多不好看他本營營官面上暫免撤差只記大過三次以儆將來龍占元又親自上來叩謝羊統領吩咐他道現在的英文學堂滿街都是你既然有志學洋話爲甚麼不去拜一個先生好好的學上兩年一個月只消化上一兩塊洋錢的束修等到洋話學好了你也好去充當繙譯再不然到上海洋行裏做個康白度一年賺上幾千銀子可比在我這裏當哨官強得多哩要照現在的樣子只學得一言半語不零不落反招人家的笑話這是何苦來呢龍占元道回軍門的話標下從前總共讀過三個月的洋書通學堂裏只有標下天分高強一本潑辣買只賸得八頁沒有讀後來有了生意就不讀了過了兩年如今只有也司這一句話沒有忘記滿打算借此應酬應酬外國人不提防倒捱了一頓打這一下子可把標下打苦了到如今頭上還沒有好以後標下再不敢說洋話了倘若再學會兩句標下有幾個腦

袋又是馬棒又是拳頭這不是性命相關嗎羊統領聽了點點頭道不會也罷了完完全全做個中國人總比那些做漢奸的好龍占元於是又答應了幾聲是然後退了出來這裏羊統領便想仍到釣魚巷相好家擺一檯酒以便好替烏田二人和事兩天頭裡寫了知單叫差官分頭去請所請的無非仍舊是前天打牌吃酒的幾個其中却添了兩位一位是趙大人號堯莊乃廣西人氏說是制台衙門的幕府還有人說制台凡遇要做摺子奏皇上都得同他商量制台自己不起稿都是他代筆合省的官員文自藩司以下武自提鎮以下都願意同他拉攏然而他面子上極其不肯同人來往坐在那裡總不肯同人說話不曉得是架子上大呢亦不曉得是關防嚴密的緣故望上去很像有脾氣似的他的官雖是知府祇有道台以上的官請他吃飯他或者還肯賞光就是道台亦得要當紅差使的倘或是黑道台以及他同寅以下的官都不在他心上人家同他說話他只是仰着頭臉朝天眼睛望着別

處別人問三句回答一句有時候還冷笑笑一聲兒也不言語因此大眾都稱他爲趙大架子這回羊統領請他他曉得羊統領上頭的聲音光極好而且廣有錢財愛交朋友所以請帖送去答應肯來又一個姓胡號筱峰行二也是捐的道台班子有人說他父親曾經當過長毛後來投降的官亦做倒鎮台胡筱峰一直在老人家手裏當少爺脾氣亦並非不好不過他的爲人一天到晚坐亦不是站亦不是人家要靜他偏要動說起話來沒頭沒腦到人家頂住問他他又說到別處去了知道他底細的人都叫他小長毛後來人家同他相處久了摸着他的脾氣又送他一個表號叫他爲胡二搗亂且說胡二搗亂這天因爲羊統領請他在釣魚巷吃花酒直把他樂的了不得頭天晚上就叫管家開箱子把衣服拿好其時是四月天氣因爲節氣早已經很熱拿出來的衣服是春紗長衫單紗馬褂當天晚上忽下了兩點雨清晨起來微微覺得有點涼颼颼的他又叫管家替他拿來紗袍子夾紗馬褂紮扮停

當專等羊統領來催請羊統領請的是晚飯他忘記看帖子還當請的是早飯所以一早就把衣服穿好了等了一回不見來催又把急的了不得動問管家羊統領請客可是今天不是不要你們記錯了管家回不錯是今天隔夜雖然下了幾點雨第二天仍舊很好的太陽胡二搗亂在公館裏前院後院前廳後廳跑了十幾盪一來心上煩躁二來天氣畢竟熱跑得他頭上出汗夾紗袍子夾紗馬褂穿不住了於是又穿了件熟羅長衫單紗馬褂裏面又穿了件夾紗背心此時已有响午還不見羊統領來催又問管家倒底是甚麼時候當中有一個記得的回了聲請的是晚飯胡二搗亂罵了聲王八蛋爲什麼不早說於是仍在自己家裏吃中飯好容易捱到三點半鐘到這時候熟羅長衫也有些不合景了只得仍舊換了春紗長衫單紗馬褂剛要出門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來於是仍舊回轉上房在抽屜裏翻了半天翻出一個鼻烟壺來說道街上驢馬糞把人熏的實在難受有了這個就不怕了等

到坐上轎子誰知鼻烟壺是空的又叫管家回家拿烟管家拿不到好容易自己下轎方纔找到走到半路上又想起未曾帶扇子不及回家去取幸虧街上有個扇子舖就下轎買了一把一回又想到早晚天氣是涼的晚上回去要添衣服於是又吩咐管家回家去把小夾襖拿了來預備晚上好穿如此者往返耽擱及至到釣魚巷已經有五點多鐘了幸虧止到得一個主人其餘之客一個未到胡二搗亂到處搗亂人家同他沒有甚麼談頭的同羊統領見面之後略爲寒暄了兩句便也無話可說羊統領自去躺下吃烟胡二搗亂便趁空找着姑娘搗亂也不顧羊統領吃醋只是搗亂他的搗亂了半天恨的那些姑娘們都罵他爲斷命胡二胡二搗亂只得噙着嘴笑後來端上點心來請他吃點心方纔住手又歇了一回請的客人絡絡續續的來了羊統領見田小辮子烏額拉布二人到了便拉了他倆的手說了許多的話又給他二人一家作了兩個揖說你二位千萬不要鬧了大家都是好朋友獨

有你二位見面不說話好像有心病似的叫人家瞧着算什麼呢其時田小辮子頗有願和之意無奈烏額拉布因爲臉上挖的傷還沒有好一定不肯講和禁不起羊統領再三朝着他打拱作揖後來又請了一個安旁觀那些客人亦帮着着實說烏額拉布方纔氣平大家都派田小辮子不是羊統領叫他替烏大人送了一碗茶兩個人又彼此作了一個揖各道歉意方纔了事其時已有七點半鐘了羊統領數了數所請的人却已到齊只有制台幕府趙堯莊趙大架子沒有到後來想叫差官去請又怕他正陪着制台說話恐有不便只好靜等誰知一直等到九點鐘纔見他來他是制台衙門裏的開幕人人都要巴結他的大概的人他不過略爲把手拱了一拱便一手拉了余蓋臣到烟舖上說話連主人都不在眼睛裏後來擺好席面主人就來讓坐他方同主人謙了一謙主人手執酒壺又等了好半天一直等他把話講完方纔起身入座主人連忙敬他第一位他又讓了一句道還有別位沒有余

蓋臣道這裏並沒有第二個人僭你堯翁的趙大架子也不答言昂然據首座而坐其餘的人亦就依次入座通檯面上只有余蓋臣當的差使頂闊而且錢亦很多新近制台又委了他學堂總辦球球題起某人狠能辦事余蓋臣便趁這個機會託人關說求大帥賞他一個明保送部引見制台雖然應允但是摺子尚未上去余蓋臣又打聽得制台凡有摺奏都是這趙大架子拿權因此余蓋臣就極意的拉攏他趙大架子的架子雖大等到見了錢架子亦就會小的當初也不曉得余蓋臣私底下餽送他若干弄得這趙大架子竟同余蓋臣非常知己這時候到了檯面上趙大架子還只是同余蓋臣扳談下來再同主人對答兩句餘下的人他既不屑理人家亦不敢仰攀他同他說話在釣魚巷吃酒是要叫局的趙大架子恐怕有碍關防一定不肯破例主人只得隨他其他賓主每人祇叫得一個亦爲着趙大架子在座怕他說話的緣故因此這一席酒人雖不少頗覺冷清得狠趙大架子吃了兩樣

菜仍舊離座躺在坑上吃烟余蓋臣是同他有密切關係的便亦離座相陪後來主人讓他歸位吃菜他始終未再入席搖搖頭對余蓋臣說這般人兄弟同他們談不來的余蓋臣得了這個風聲便偷偷的關照過主人叫他們只管吃不要等了趙大架子吃烟自己不會裝余蓋臣雖然不吃烟打烟倒是在行的當下幸虧他替趙大架子連打了十幾口吃得滿屋之中烟霧騰騰霎時菜已上齊主人又過來請吃稀飯趙大架子又搖頭說心上怪膩的慌不能吃了余蓋臣也陪着不吃主人深抱不安席散之後又走過來道歉又說另外替趙大人余大人留了飯趙大架子回稱謝謝說完這句立起身來想要穿了馬褂就走余蓋臣曉得他不願久留便讓他同到自己相好王小五子那裏去坐趙大架子點頭應允兩人一同出門其時主人早已穿好了馬褂候着送了一時別過主人同到王小五子屋裏王小五子接着自然另有一副場面余蓋臣立刻脫去馬褂橫了下來又趕着替趙大架子打烟王小

五子趕過來替他代打余蓋臣還不要一連等趙大架子又抽過七八口漸漸的有了精神兩手抱着水烟袋坐在坑沿上想要吃烟余蓋臣忙叫王小五子過來替他裝烟此時余蓋臣一見房內無人便把身子湊前一步想要同趙大架子說話趙大架子忽然先問道蓋翁托你安置的兩個人怎麼樣了余蓋臣道兄弟早同藩台說過一有調動就委他兩人前去趙大架子道還要等幾個月余蓋臣道現在正在這裡替他倆對付着看有兩處就在這幾天裏頭期滿不過幾天就要委他們的那裏用着幾個月你老先生委的事豈有儘着耽閣的道理余蓋臣這時候本來想請趙大架子過來商量自己事情的不料趙大架子先同他說安置人的話自己的事倒弄得一時不好開口只得權時隱忍着仍舊竭力的敷衍又叫王小五子備了稀飯留趙大架子吃趙大架子推頭有公事還要到衙門裏去余蓋臣不好挽留自己的事始終未曾能教向他開口臨臨出來上轎便邀他明天晚上到這裏吃晚飯

趙大架子道看罷咧如果沒有公事准來趙大架子去後余蓋臣當夜便住在王小五子家王小五子見余蓋臣很巴結趙大架子就問趙大架子的履歷余蓋臣便告訴他說趙大人是制台衙門的師爺見了制台是並起並坐的通南京城裏沒有再闊過他的王小五子便問余大人你當的甚麼差使一年有多少錢進款余蓋臣便說自己當的是通省牙釐局總辦所有那些外府州縣大小鎮市上的釐局都是歸我管的這些局裏的委員老爺我要用就用我不要你就換掉他們不敢不依我的王小五子道他們那些官都歸你管你的官有多們大余蓋臣道我的官是道台所以纔能夠當這牙釐局總辦王小五子鼻子裏嗤的一笑道道台是什麼東西就這們闊說到這裏又自言自語道呸原來如此忽然又問道余大人我問你我聽說現在的官拿錢都好買得來的你這個官從前化過幾個錢余蓋臣起初聽他罵道台什麼東西心上老大不高興後來又見他問自己的官從前化過幾個錢便正

言厲色道我是正途兩榜出身是用不着化錢的化錢的另是一起人名字叫捐班我們是瞧他不起的王小五子道余大人官好捐你們的差事想亦是捐來的了余蘆臣道呀呀呼差事那裡好捐私下化了錢買差使的固然亦有然而我得這個差使是本事換來的一個錢沒有化就是人家在我手裏當差使我也是一文不要的那是再要公正沒有王小五子道照此說來你余大人是一個錢不要的了余蘆臣道這個自然王小五子道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前個月裏有天春大人請你吃酒我看見他當面送給你一張銀票說是六千兩銀子春大人還再三的替你請安求你把個什麼釐局給他不是你接了他的銀票滿口答應他的嗎不到十天果然有人說起春大人升了釐局總辦上任去了余蘆臣見王小五子揭出他的短處只得支吾其詞道他的差使本來要委的了銀子是他該我的如今他還我並不是化了錢買差使的這種話你以後少說王小五子道照這樣說起來沒有銀子的人

也可以得差使了余蘆臣道怎麼不得老實對你說只要上頭有照應或者有人囑托看朋友面上亦總要委他差使的王小五子道原來派差使也要看交情的余大人我倆的交情怎麼樣我要薦個人給你你得好好的派他一樁事情余蘆臣當他說笑話並不在意只答應了一聲道這個自然你薦給我的人我總拿頭一分的好差使給他王小五子嘿無語的歛了半晌起身收拾安寢一宵易過又是天明到了次日余蘆臣惦记着自己的事情上院下來隨又寫信給趙大架子約他今天晚上同到王小五子家吃酒趙大架子回說公事忙不得脫身等到事完出衙門八點鐘在自己相好貴寶那裏吃晚飯可以面談一切余蘆臣只得遵命纔打七點鐘便餓着肚皮先趕到貴寶房間裏伺候一等等到九點鐘趙大架子纔從衙門裏出來余蘆臣接着賽如捧鳳凰似的把他迎了進來一進門先抽烟堂子裏曉得他的脾氣的早已替他預備下打好的烟二十多口一齊都打好在烟杆子上賽如排

鎗一樣一排排的都放在煙盤裏只等趙大架子一到便有三四根鎗兩三個人替他輪流上煙對火門此時趙大架子來不及同余蓋臣說話只見他躺在炕上呼呼的換性命的只管抽個不了有時貴寶來不及余蓋臣還幫着替他對火足足抽了一點鐘其時已有十點鐘了趙大架子要吃飯飯菜是早已預備下的當下只有他同余蓋臣兩個人對面吃貴寶打橫伺候上菜添飯趙大架子叫他同吃他不肯吃趙大架子還生氣說道陪我吃頓飯有什麼要緊的就這樣的不好意思起來你們當審姐的人只怕不好意思的事情儘多著哩說罷便把面孔板起做出一副生氣的樣子余蓋臣搭起着替他們解和等到把飯吃完趙大架子一面漱口余蓋臣又順手點了一根紙吹給他慢慢的談了幾句公事然後趁勢問他這兩天大帥背後於兄弟有甚麼話說趙大架子道不是蓋翁題起兄弟早在這裏打算主意了無奈兄弟公事實實在忙一天到晚竟其沒有動筆的時候余蓋臣忙問甚麼事一定

要堯翁親自動筆趙大架子道就是蓋翁得明保的那句話了余蓋臣一聽明保二字正是他心上最爲關切之事不禁眉飛色舞仔細一想又怕趙大架子看他看輕立刻又做出一副謹慎小心的樣子柔聲下氣的說道這都是大憲的恩典堯翁的栽培趙大架子道豈敢不過制軍既有這個意思我們做朋友的人那裏不替朋友幫句忙說也好笑前幾天是兄弟催制軍這兩天反了過來倒是他催兄弟余蓋臣道催甚麼趙大架子道起先是制軍雖然有了保舉蓋翁的意思一直沒有定規是兄弟天天追着他問同他說道像余某人這樣人真要算得江南第一個出色人員大帥既有恩典給他摺子可以早些進去將來朝廷或者有什麼恩典也好叫他及早自劾制軍聽了兄弟的話果然答應了就立逼着兄弟替他起稿子這兩天兄弟一來因爲事情忙沒有工夫動筆二來怎麼保舉法子下個什麼考語也得商量商量余蓋臣道正爲這件事兄弟要過來求教承堯翁的吹噓又承堯翁替兄弟

上勁真正感激得狠但是還望你堯翁成全到底考語下得體面些那就是感之不盡說罷特地離位深深一揖又說得一句道全仗大力趙大架子兩手捧着水烟袋趕忙拱手還禮却一面說道自家兄弟說那裏話來今天既是蓋翁題起我們都是自己人蓋翁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兄弟無不遵辦照樣寫了上去制軍看了也不好挑剔什麼余蓋臣道這是堯翁的格外成全兄弟何敢妄參末議而且又是自己的事天下斷無自稱自讚的道理只得仍請堯翁先生主裁趙大架子聽了他這一路恭惟心上着實高興原想立刻就替他起稿可以賣弄他的權力無奈吃過了飯沒有過廳霎時烟癮上來坐立不安十分難過便道你我不是外人你來我念你寫寫了出來彼此商議其時余蓋臣還不肯寫後來又被趙大架子再三的相催說你我自家有什麼怕人的不是說句大話現在南京城裏除了你我餘人都不在我眼裏我念你寫這不同我寫的一樣嗎其實是余蓋臣心上巴不得這個摺子自

己竭力的恭惟自己今見趙大架子一再讓他自己寫遂也不便過於推辭便向貴寶要了一副筆硯一張紙讓趙大架子炕上吃烟他却自己坐在桌子邊起稿嫌掛的保險燈不亮又叫人特地點了一支洋燭貴寶曉得他要寫字忙着過來替他磨墨余蓋臣不要叫他到炕上替趙大架子裝烟貴寶去後余蓋臣便提筆在手上拿眼瞧着趙大架子看他說甚麼好依着他寫足足等了七八袋大烟的時候約摸趙大架子煙癮已過得一半隨見趙大架子一礮碌從炕上爬起却先歪着身子提起茶壺就着茶壺嘴抽了兩口方纔坐起來說道兄弟的意思摺子上沒有多少話說還是夾片罷余蓋臣道似乎摺子鄭重些叫上頭看得起些趙大架子道這倒不在乎橫豎保了上去上頭沒有不准的總還你一個着照所請依兄弟看來其實是一樣的余蓋臣見他如此說也不敢過於計較只得跟着便說道既然如此就是夾片亦好趙大架子見余蓋臣摺筆在手只是不寫便道你寫啊余蓋臣道等堯翁念

了好寫趙大架子笑道蓋翁的大才還有什麼不曉得的你別同我客氣你儘管寫罷寫出來一定合式的我要過廳你費點心罷說完仍舊躺下呼呼抽他的煙去了余蓋臣至此面子上只得勉強着自己起稿心上却是十二分高興嘴裏却不住的說道姑且等兄弟擬了出來再呈政此時趙大架子只顧抽煙一聲不響幸喜余蓋臣是正途出身又在江南歷練了這幾多年公事文理也還辦得來於是提筆在手想了想一口氣便寫了好幾行後來填到自己的考語心上想還是空着十六個字的地步等趙某人去填既而一想又怕趙某人填的字眼不能如意不如自己寫好了同他去斟酌他同我這樣交情諒來不致改我的主意打定又斟酌了半天結結實實自己下了十六個字的考語後頭帶着叙他辦釐金辦學堂如何成效說得天花亂墜又足足的寫了幾行一寫完便自己離位拿着底子踱到煙炕前請趙大架子過目趙大架子接在手中就在煙燈上看了一回一聲不言語又心上盤

算了一回余蓋臣忍耐不住急忙問他道堯翁看了還好用不好用兄弟於這上頭不在行總求堯翁的指教趙大架子道格式倒還不錯就是考語還得余蓋臣不等他說完接嘴問道考語怎麼樣趙大架子道若照蓋翁的大才這幾句考語着實當之無愧不過寫到摺子上語氣似乎總還要軟些叫上頭看着也受用如果說的過於好了一來不像上司考核下屬的口氣二來也不像摺子上的話頭兄弟妄談蓋翁高見以爲何如說罷仍把底稿遞在余蓋臣手裏余蓋臣一聽他話不禁面孔漲得緋紅半天說不出話來楞了一回仍舊蹙到桌子跟前坐下提起筆來想改誰知改來改去不是怕趙大架子說話就是自己嫌不好捱了半天仍舊未曾改定只得老着臉皮朝趙大架子說道這個考語還是請你堯翁代擬了罷不是撐船手休來弄竹竿兄弟實實在在有點來不得了趙大架子道我們知己之談這考語雖只有幾個字輕了也不好重了也不好我兄弟擬了出來還得送制軍閱過一晌制

軍却沒有改過兄弟的筆墨如今倘若未能弄好被他改上一兩句兄弟却坍塌不下所以要替你蓋翁斟酌盡善就是這個緣故蓋翁自己人我兄弟不妨直說余蓋臣聽了愈爲感激當下便親自蘸飽了筆送到炕床邊請趙大架子動手趙大架子道這個兄弟也得思量思量看於是亦不接他的筆仍把身體橫了下來一聲不言語一口氣又吃了五六口烟吃完了烟跟着鞋皮走下炕來把原稿略爲改換了幾句却把十六個字的考語統通換掉余蓋臣看了似乎覺得還不能滿意但是恐怕趙大架子動氣只得連稱好極好極趙大架子改好之後便往衣裳袋中一塞因爲堂子裏的烟吃的不爽快要回到公館裏過引余蓋臣只得穿了馬褂陪着一同出門臨時上轎余蓋臣又打了一拱說了許多感激的話又道大帥前深荷一力成全明天過來叩謝說完兩人分手的話余蓋臣仍往王小五子家而來其時已有夜半十二點鐘余蓋臣尚未走進王小五子家的大門黑影裏望見有個人先從他家裏

出來燈光之下雖不十分明白然而神氣還看得出狠像是個熟人似的後來彼此又擦肩而過這人沒有看見余蓋臣余蓋臣却看清這人原來是認得的但是官職比他差了幾級大人卑職名分攸關余蓋臣怕他看出不好意思連忙拿頭別了過去等到這人去遠方一步步踱進了大門霎時走到王小五子房中他倆本是老相好又兼余蓋臣明保到手上便也十分高興見面之後說不盡那副肉麻的情形兩個人鬼混了一陣王小五子忽然想起昨夜的話來連忙說道余大人我托你一樁事情你可得答應我余蓋臣道好答應的我自然答應王小五子道你別同我調脾好答應也要你答應不好答應也要你答應你先答應了我纔說余蓋臣道到底甚麼事要我答應王小五子道不是你昨兒說的在你手下當差的人統通不用錢買只要上頭有面子或者是朋友相好的交情薦來的都可以派得這個話可有沒有余蓋臣道自然派差使一個錢不要但是面子也得看什麼面子就是相好

也要看什麼相好不能執一而論的王小五子道我不同你說這些你但看我倆的交情怎麼樣余蘊臣道用不着題到我倆的交情難道你有什么人薦給我不成我倆交情雖厚你要薦人我却不收王小五子見他說不收登時把臉一沉拿頭睡在余蘊臣的懷裏却拿兩隻粉嫩雪白的手抱住余蘊臣的黑油津津的胖臉撒嬌撒痴的說道你不答應我我定見不成功此時余蘊臣穿了一件簇新的外國緞夾袍子被王小五子拿頭在他懷裏膩了兩膩登時繃了一大片余蘊臣向來是吝嗇慣的見了肉痛爲的是相好面上有些說不出口只好往肚皮裡嚥兩個人揪了半天畢竟余蘊臣可惜那件衣服連連說道有話起來說不要這個樣子被別人看了要笑話的王小五子又把臉一板道誰不曉得我是余大人的相好將來我還要嫁你哩我嫁了你我便是釐金局總辦的太太誰敢不巴結我誰敢來笑我余蘊臣又只得順着他說道不錯你嫁了我你就是我的太太我有了你這位好太太從此

以後釣魚巷也不來了王小五子又把眼一眇道這些話誰相信你誰不曉得余大人的相好多這些話快別同我客氣倒是我托你的事情怎麼樣說話間余蘊臣接連打了幾個呵欠伸手摸出夾金表來一看短針已過一點長針却指在六點鐘上余蘊臣道啊唷不早了我們快睡罷明天還要早起上院哩一面說一面自己寬去衣服躺在床上去了王小五子道你不答應我不許你睡覺於是也不及卸裝趕到床上同他纏個不了余蘊臣被他鬧急了便道你先把人頭說給我等我好替你對付着看王小五子見他已有允意便不同他吵了和衣歪着拿頭靠在枕頭上低聲說道我說的不是別人你們同在一處做官還有什麼不認得的余蘊臣道倒底是誰王小五子道說是候補同知黃大老爺他托我的余蘊臣道姓黃的天底下多得很沒頭沒腦叫我去找那一個王小五子道真個我記性不好他有個條子在這裏說着便伸手從衣裳小襟袋裏把個名條摸了出來跟手又叫房間裏奶奶點

了一支洋燭余蓋臣睜眼朦朧的拿起名條靠近燭光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知府用試用同知黃在新叩求憲恩賞委釐捐差事兩行小字余蓋臣不看則已看了之時不覺心上舉拍一跳半天不言語王小五子忙問看清楚了沒有這人可是認得的余蓋臣還不響又停了一大會方問得一句道這人是幾時來嫖你起的這條子可是方纔給你的王小五子見問也不由得臉上一紅楞了半天回答不出話來列位看官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方纔余蓋臣在王小五子大門口碰見的那個人就是黃在新這黃在新雖是江南的官同余蓋臣比起來一個道台一個同知兩以官階不同不在一個官廳子上余蓋臣如何偏會認識他只因這黃在新最會鑽營凡有紅點的道台他沒有一個不巴結因此都同他認得他此時身上雖有幾個差使無奈薪水不多無濟於事因見余蓋臣正當釐金局的老總便想謀個釐局差事托了幾個人遞了幾張條子余蓋臣尚未給他下落他心上着急急喜他平日也常

到釣魚巷走走與余蓋臣有同靴之誼王小五子見他臉蛋兒長得標緻便同他十分要好余蓋臣反退後一步黃在新在王小五子家走動余蓋臣却一字兒不知余蓋臣在王小五子玩耍黃在新却盡知底裡即此一端已可見王小五子待他二人的厚薄此時余蓋臣看了名條想起剛纔齊巧碰見他在這裏出去不免心上一動又接着問王小五子的話王小五子又對答不出自然格外疑心疑心過重便是吃醋的根苗此時余蓋臣看了王小五子的情形心上早已懂得八九接連哼冷笑兩聲說道他的條子沒有人替他遞了居然會想着了你托你替他求差使他這人真會鑽倒是你倆是幾時認識起來的你却同他如此關切王小五子見余蓋臣生了疑心畢竟他自己賊人胆虛亦不敢撒嬌撒痴立刻拿兩隻手扳着余蓋臣的腦袋同他臉對臉的笑着說道這裏頭有個講究你不曉得等我來告訴你我是江西人七歲上就賣在揸子班裏學唱戲等到十五歲上纔到的南京這黃大老爺

他也是江西人同我是嫡親同鄉他是我自己家裏的人有什麼不認得的我替他求差使也無非照應同鄉的意思有什麼動疑的余蘆臣連連搖頭道算了罷你們江西人我也請教過的了做官的讀書的於這鄉誼上狠有限不信你一個做審姐的倒比他們做官的讀書的有義氣這話不要來騙我況且你七歲上就賣在檔子班裏東飄西蕩這姓黃的果然是你的同鄉你也不會認得他的這話越說越不對倒是你倆有了多少時候的交情你老實對我說罷他不同你有交情你爲甚麼要替他求差使呢我曉得我們化了錢無非做個大冤桶替人家墊腰如今竟其公然替恩客說人情求差使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被你們弄着玩此時余蘆臣越說越氣也不睡覺了一宿碌碌從床上坐起吩咐叫轎夫打轎子又自己立誓道從今以後再不到這裡來了倘若以後再到這裡你們看我左腳邁到這屋裡來你們拿刀砍我的左腳右腳邁到這屋裏來你們拿刀砍我的右腳一面說一面捲捲袖子

直把兩個袖子捲到手灣子上頭兩隻眼睛睜的像銅鈴似的又拿兩隻手去盤辮子辮子盤好人家總以爲他這個樣子一定要打人了誰知並不打人却又着兩隻臂膊握緊了兩個拳頭坐在床沿上生氣再說王小五子起先聽見余蘆臣拿他數落不禁臉上陣陣的紅上來心頭止不住必必的跳後來又見他爬起連忙和着身子去按捺他無奈氣力太小當不住余蘆臣的蠻力按了半天按他不下只得隨他起來後來見他盤好辮子並不打人方纔把心放下連忙和顏悅色的自己分辯道同鄉有甚麼好假冒的天生同鄉是同鄉我不能拿他當外人看待至於問我如何認得他蘇州來的洪大人清江來的陸大人每逢吃酒都有他在座慢慢的我就認得了他怎麼沒有交情我就不作興認得他的余蘆臣也不理他只是坐在牀沿上生氣鬧得大了連着房間裏的奶奶都上來勸和余蘆臣只是不言語一迸迸到五更鷄叫之後天色微微的有點亮了余蘆臣也不等轎子了要了長衣裳紫

扮停當一直逕去王小五子抵死留他不住只得聽其自然余蓋臣走到街上尙是冷冷清清的一無所有此時心上又氣又悶不知不覺忘記了東南西北又走錯了一大段後來好不容易雇了一部東洋車子纔把他拉到公館打門進去一路罵驕夫罵跟班的罵老媽罵了頭一直罵進了上房驚動了上下人等曉得大人在外頭住夜回來於是重新打洗臉水拿漱口水茂生肥皂引見廣子又叫廚子做點心真正忙個不了齊巧這日是轅期照例上院點心未曾吃完驕子已經伺候好等到走到院上已有靠九點鐘了余蓋臣還是氣吁吁的頭一個會見了孫大鬚子便把黃在新托王小五子求差使的話統通告訴他又說黃在新的品行太覺不堪甚麼人不好託單單會託到婊子真正笑話孫大鬚子笑道這也難怪他實在是孫大鬚子同王小五子的交情非他可比朋友說的話不及貴相知說的靈所以黃某人纔走的這條路出來做官爲的是賺錢只要有錢賺也顧不得這些了余蓋臣聽了孫大

鬚子奚落他的話不由的把臉一紅拿話分辯道我們遊審子也不過行雲流水罷了算得什麼交情孫大鬚子忙接嘴道又行雲又流水還算不得交情不曉得要弄到什麼分上纔算得交情呢余蓋臣發急道人家同你說正經話你偏拿人來取笑真正豈有此理老實對你講罷余蓋臣同黃某人都是江西人他替他求差使乃是照應同鄉的意思孫大鬚子道一個當妓女的居然肯照應同鄉賢於士大夫遠矣蓋翁你應該立刻委他一個上等的釐差一來顧全貴相好的面子二來也可以勉勵勉勵那般不顧鄉情的士大夫你們衆位聽聽我兄弟說的可是不是此時官廳子上的入已經來得不少了天天在一起的幾個熟人聽了他言都說應得如此無奈余蓋臣決計不答應一定還要回制台撤去他的差使拿他參辦以爲卑鄙無恥巧於鑽營者戒當時又被孫大鬚子指駁了一句余蓋臣方始頓口無言欲知孫大鬚子說的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官場現形記卷之三十二終

所
圖
書

